

长篇历史小说

裴章传 / 著

下册

李

鸿

章

晚清政治舞台第一人

他创造出中国历史上许多第一

循着一段历史的陈迹

重新审视他那奇幻般的生活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李 鸿 章

裴章传 著

(下)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十五章 勾心斗角

○李鸿章故做神秘：“网开一面，就是要放无锡城里这万头困兽逃出去！逃到金陵，跟那个曾国荃捣捣乱，别让他那么轻易成功！”

○天京城外一场瘟疫，更让对常州围而不攻的李鸿章有了拖延战事的理由：“这个时候攻下常州，不等于把淮军往火坑里推吗？”

○一向对洋鬼子礼让三分的李鸿章，对溃不成军的常胜军却不再客气，一道就地遣散的命令，让洋将戈尔登气歪了鼻子：“你这不是过河拆桥吗？”

一八六三年，同治二年。初冬的时候。

李鸿章在自己的行营里下达了总攻无锡的命令。淮军参加围攻无锡的提督、总兵、副将等二、三品的大员、将领，不下十名之多。总指挥当然是李鸿章，而现场作战的具体指挥权却在仅为四品衔知州的李鸿章手里。攻下苏州后，他就有一个打算，让胞弟李鹤章兼管着营务处总办。但又怕人议论，一时只放在心里。前阵子抽空去了一趟安庆，与恩师曾国藩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之后，李鸿章从曾国藩对待胞弟曾国荃的百般庇护上受到了启发，觉得无须遮遮盖盖了，胞弟就是胞弟，用起来放心。故，他从安庆一回无锡，就把淮军营务处的实权交到了李鹤章手中。

既然是主攻无锡，又兼管营务处，照例是在前线代统帅节制各路人马了。而李鸿章当着刘铭传的面，一再声明：李鹤章所统之军

归刘铭传节制。李鹤章由于手握营务处大权,又从全局上节制于刘铭传。因此,刘铭传把李鸿章要他节制李鹤章的话只当作一种客气话来对待了,并不在意。何况,刘铭传所统领的大军也非主攻无锡,而是负责截断常州至无锡之间的通道,断其外一切外援。照李鸿章的话说:“你这个任务比李鹤章主攻无锡还重要得多!”刘铭传暗自苦笑了一声,领命去了。

按照部署,郭松林围无锡南门,张树声围东门,周盛波围北门,李鹤章总负责。

李鸿章这一次是别出心裁:对无锡只围三面,而故意留下西门不围,以作长毛们的退路。这叫作网开一面。真是读书人用兵,不悖于古。

李鹤章大惑不解,请胞兄解惑。李鸿章笑道:“如果不是一面网开,必要作困兽之斗。像围攻金陵那样,从最初开始,到如今的曾国荃,已围攻达近两年了。如此经年累月不下,把一座城池困得死死的,固然长毛们大伤元气,但百姓也遭殃了。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久围无锡,还有别的事急着要干。此次志在攻城夺地,不在全歼长毛。给长毛们留下一条出城之路,可诱使其早早撤离。你懂么?”

还有一条潜在的原因,李鸿章对谁也不会说,除他以外,别人也无法体悟。这就是:攻打金陵已经为时不远。李鸿章虽明知恩师曾国藩已在计划中将李鸿章的淮军拒之门外,不让淮军因此分功。但从心里讲,李鸿章仍不死心。从苏州一城,他已饱尝了甜头。洪秀全在金陵经营将近十年了,金陵城的油水那还了得?这近十年的各地战场上所得,不都让长毛们集中到金陵的老窝里去了么?如若不让淮军进入金陵,将会令李鸿章后悔一辈子的!况且,这份功劳也实在显赫,全归曾国藩兄弟二人了,李鸿章也心中不甘。所以,李鸿章的计划是:一定要赶在曾国藩对金陵城发起总攻之前,全面收复江苏一带,把淮军放在金陵的大门口,使之成为

“闲军”，让曾国藩看，让朝廷的两宫太后看：我李鸿章已无事可做了，你们能让我闲着么？

至于故意留下西面让长毛军逃奔，或许等于放虎出笼。但李鸿章也有打算：除了让刘铭传扼守堰桥以外，他还在无锡通往西北的江阴、西南的宜兴等地仍布置了重兵，以此防止长毛们出城以后，向别处逃窜。尤其是防止他们向苏州、常熟一带逃窜，确保已收复的城池万无一失。至于他们向常州、向金陵一带逃窜，逃就逃了吧！李鸿章在心中是巴不得他们能逃进金陵城去，给金陵城的洪秀全带去一线生机，增加曾国荃攻城的难度。你攻不下来了，怎么好把我几万淮军放在一边闲着呢？说不定到时候会请我出兵。那时，我淮军就会名正言顺地冲进金陵城，扫荡天王府，占得应有的一份收获。而且，你曾国藩兄弟俩还要因此担我一个人情哩！

驻守无锡的太平军将领是父子二人，即潮王黄子隆，儿子黄德懋。这父子二人共率兵勇约三万余人，加上已溃退到城中的李秀成援兵，总计约五万人马。人数虽然不少，但士气已经大大衰落，粮草弹药奇缺，一旦总攻，很快会兵败如山倒的。李秀成和吟喇率城外残兵败将从西城退守无锡。李秀成想以自己亲自入城督战来鼓舞将士。但他前脚进城，屁股后面就响起了大炮，数炮齐鸣，三面城墙上下尘土飞扬，硝烟滚滚。

淮军从南、东、北三面轰城，加上水师黄翼升、李朝斌等登陆助战，不过是一天一夜的功夫，太平军就支撑不住了。

这是十一月初二日，黄子隆率领所部五六千将士，先想从北门出城，被周盛波一阵枪炮猛射，缩回城里了。他怕西门外是伏兵，眼看着淮军在西门无防，但也不敢贸然出城。直到走投无路时，才试着从西门涌出。

李鹤章、郭松林此时在南门，命兵勇爬上城头，斩关开锁，放大队人马入城。郭松林一进无锡城，就领着兵勇们大喊大叫着要找李秀成。一时间，“活捉李秀成”的口号声在城里喊成了一片，震天

动地。

李鹤章见到处找不到李秀成，便派小队私下里分头去向百姓打听，也毫无结果。他与郭松林一商量：直冲潮王府，不料竟生擒了黄子隆的儿子黄德懋。接着，李鹤章便带领兵勇搜索库房，部下士卒，无不腰缠累累。

城内大多数将士已经投降，城外却仍在大战。黄子隆为副将周寿昌所擒。李秀成则突围西去，又一次逃脱了李鸿章的追剿。整个无锡城约五万太平军，只有三分之一跟随李秀成逃到常州去了，其余全被杀死。黄子隆父子也同所有被俘将士一样，人头落地，命归黄泉了。被杀降兵降将总计约六千人左右。

这一仗是淮军独立作战，硬拼硬杀取胜的。有此一胜，李鸿章心情痛快，便不再怕洋人的纷纷遣责或直接告到奕訢的总理衙门去了。

当晚，无锡城中的潮王府便收拾出来了，一切打扫干净，请李鸿章住了进去。全军欢天喜地，大摆酒宴。李鸿章却没有更多的时间泡在酒桌上。他仅象征性地向各路将领敬了三杯酒以后，便匆匆回到了房间。他要做的一件紧要事是：连夜给朝廷草拟奏折。

少许几杯酒使李鸿章文思泉涌。他落笔生花，铺张扬厉地大叙无锡一仗的武功，列名请奖。奏折中叙述李鹤章之功独多，而在请奖时则写道：“臣弟分应效力，不敢便邀奖叙。”至于刘铭传、郭松林、周盛波等，李鸿章为他们加上了“血性忠勇，摧锋陷阵，所向无敌，为各贼所深惮”的上好评语。他最后又改口说：这些悍将“官职较大，请旨优加奖赏。”

奏折写好了，李鸿章想到了自己。自己怎么办？思来想去，他亲笔又写下一个附片，案由叫做“筹办大略”：他在这个“大略”中，把自己组织进攻苏州以来的武功统统归纳成一段文字。照他的算账：“苏州之捷，除伪慕、纳、比、康、宁五王及四天将，解散近二十万人。无锡之捷，除伪潮王父子，擒斩解散约五万人……”朝廷远在

北京，岂知攻下一城到底能斩杀多少人？李鸿章说是多少，就是多少。

到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十五日，即同治二年十月十四日，李鸿章又一个计划开始实施：进攻常州。李秀成的太平军节节败退，一步一步靠近金陵了。洪秀全在那金陵的门户，一个接一个成了李鸿章窥探金陵的窗口。从无锡逃出以后，李秀成又损失将士三万余人，眼下只有护王陈坤书随自己来固守常州这块阵地了。

其时有一个传说：李秀成从无锡逃出之后，就听说洪秀全在天京危在旦夕。他打算率兵先冲入天京，将自己的眷属和孩子以及洪秀全的儿子接出来，然后窜扰江西，以图重振当年雄风。

如能果然如此，李秀成就会变成明末的李自成了。因为李秀成的才气，是连李鸿章都公然形诸奏牍，表示佩服的。他在给两宫太后的奏折中都写道：“臣驻苏省，偏察贼中城守，规划布置，极有条理，深以未得擒杀李酋为恨。”因此李鸿章听到这个传说后大吃一惊，心想：以李秀成这样一个强敌，一旦率领所部窜扰各处，将是防不胜防，必将成为明末流寇横行的重演。他与李秀成最终鹿死谁手，还难料定。因此攻下无锡后，依李鸿章看：整个局势不当因为连番得利而稍形松懈，尤其要注意李秀成的最新动向。

李鸿章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恩师曾国藩。孰料曾国藩却不这样看。他在给李鸿章的复信中道：“金陵官军，业经合围，城中接济已断，惊扰异常，惟洪逆据城死守。似忠逆未必能进城，即进城也未必能再出窜……”

接到曾国藩这封信时，李鸿章正在与李鹤章、刘铭传等商量进取常州的方略。他们认为：根据侦探报告，驻守常州的陈坤书，因为苏州、无锡接连失守，将士都已悲观失望，斗志锐减。所以，李鹤章、刘铭传都要求在攻下无锡之后，不要停顿，乘胜一举攻下常州。

而李鸿章把头儿直摇，道：“不，不！我要告诉大家八个字：‘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’！”

刘铭传仍坚持自己的主张,道:“大帅,目前淮军将士的士气正锐,正宜及锋而试。旷日持久,则师老无功。”

李鸿章笑道:“六麻子现在也很读过几页书了,什么时候也学会文乎之乎了,措词雅训之至?!”

刘铭传见李鸿章并未正面回答他,又道:“请问大帅,如何是步步为营?”

“攻下一城,守住一城;攻下一地,守住一地。然后一步一步向常州逼近。”李鸿章指着案台上的地图接着道:“你的十二营由江阴西南向常州挺进。李鹤章的十二营由运河官塘进扎,先把常州团团围住,肃清城外长毛的营垒,扼守要道,再作道理。”

刘铭传道:“大帅总攻无锡时,恨不得一下子拿下无锡,看样子是急得要命。为何轮到进攻常州了,却不紧不忙起来,好像是要坐困常州?末将以为,拿下常州,只须您一声令下,没有那么多麻烦!”

李鸿章笑了笑,道:“省三呀,黄老之学你还不不懂嘛!”他略带了点轻蔑的口气说。

刘铭传不大服气,他也读过史记、汉书。汉初大乱之后,与民休息,务以安静为主,所以为政用黄老之学,无为而治。如今情形不同了,还不到可以与民休息的时候,如何去用黄老之学呢?刘铭传虽然这么想,但到底是不敢与李鸿章辩诘学问。他还拿不准自己看的那点书准不准,而李鸿章不仅是大帅,还是堂堂的翰林出身呀!

李鹤章从心里也不赞成胞兄的见解。但根据他自己的经验:胞兄之所以慢攻常州,自然可能由他慢的道理。而且这种道理或许还不能与外人道。所以,他避开刘铭传,私下里探问胞兄:“二哥,正打得顺顺当当,热热闹闹的,何以一下子泄了气,对常州只围不攻呢?”

“你认为我这是泄了气了么?你以为我没有把握一举攻下常

州么？笑话！”李鸿章道。

“当然不是。但依我的眼光看起来，您如今顿兵不进，总有自己的道理吧？”

“这话倒是一点不假！我当然自有道理。”李鸿章答道。

“那么，道理在何处呢？”鹤章追问道。

“你知道么？就在前天，我收到了曾夫子的来信。他最近是极少给我写信的。信中告诉我，金陵已成为了他的囊中之物，完全不用任何人操心了。昨天，我又收到他的来信，讲的仍是同一个意思。而他却同时告诉我，曾国荃正准备攻城时，军中瘟疫大作，病死者无数。曾国荃因此恐怕要推迟攻城了。但仍有把握一举夺得金陵。瞧，这兄弟二人都在怕我的淮军插上一手，抢了他们的大功。他们兄弟二人要独成大功，这个心愿已非一日了。我去安庆时，当面与恩师曾点破这个问题，但曾氏兄弟仍不改初衷，就怕我去与他们争功……”李鸿章说到这里，深深叹了一口气，又道：“其实我也很矛盾，站在金陵战场之外，眼看着可以伸手捞一把，却左也难，右也难，不知如何是好呀！”

李鹤章好像听出了一些意思，道：“曾国藩大人怕我们去与他们兄弟争功，我们不去就是了。他毕竟是您多年的恩师，也是我们李家的恩人，看在他的面子上，放他一马，成全他一回，到时候躲到一边，不就行了？也犯不着放着常州能攻不攻呀？！”

李鸿章笑道：“老弟还是想当然了。朝廷的意向，你或许是一无所知。当初江南、江北大营为何而设？我刚组建淮军即将离开安庆时，曾国藩大人为什么一定要我把行营设在镇江？这些都是为了早日克复金陵，翦除洪逆。现在，作为朝廷的想法，当然是不管有几支大军去攻金陵，只想越早攻下越好。我如果马上就把常州拿下来了，朝廷必然要令我们驻扎金陵外围，助攻金陵。我怎么办呢？遵旨去攻，那就算得罪了曾氏兄弟，分了他兄弟二人独得的大功；如顾念私情，则势必要抗旨不遵，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。所

以,在金陵未攻下之前,常州城就是拱手送我,我也不能要呀!”

李鹤章不说话了,他从心里佩服胞兄。心想:正所谓做事容易做人难!而做事做得好,未必就能升官发财。唯有做人做得好,才会官运亨通。

想到这里,李鹤章叹着气说:“二哥,我知你进退两难了。但刚才听你说,曾国荃大营里瘟疫大作,攻城将要推迟。这要迟到什么时候呢?万一他再有几个月、甚至是半年拿不下金陵,难道我们也一直围着常州不攻么?”

“是啊,这正是我的又一难题。我尚没有下定决心不参加围攻金陵呢。如若可以顺其自然,到时候看看形势再作定论,这常州目前也是不能攻下的。”李鸿章道。

“为什么?”李鹤章睁大了眼睛问。

李鸿章道:“据我所知,曾国荃军中的这场瘟疫非常厉害,已病死相当多的将士。可以说,在一两月之内,他是没有条件拿下金陵的。我去金陵,充其量只能是助攻。如立即把常州攻下来了,朝廷令我立即移师金陵,又不得不去。这时去了,他那边因瘟疫刚过,必然无力,淮军要因此打苦战,花大力气不说,弄不好还会把瘟疫传染到淮军里来,岂不可怕?”

李鹤章道:“兄弟明白了,眼下这常州是左右都不能攻了。我已领会,理当在军中斡旋,贯彻您的主张。”

原来,曾国荃在领了主攻金陵的任务后,便与曾贞干率领千军万马雄心勃勃地向东挺进,一路斩将夺关,从芜湖、太平府打到秣陵关、方山,来到金陵南门外的雨花台,将老营设在报恩寺塔的废墟边上。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、萧李泗、刘连捷、彭毓橘、朱洪章等人,都是首次来到这座江南名城。到达金陵城外扎下大营后,曾国荃要韦俊领着他 and 部将们远远地从南门走到太平门附近,一路细看漫议,走了整整一天。而韦俊却告诉他:金陵的城墙才让他看了三分之一。

曾国荃吓得一跳：如此大的金陵，岂是他两万人马可以攻下的？！一向倔强自负的曾国荃此时虽后悔接下这个任务，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认了。他令全体将士在雨花台一带挖沟筑垒，做好长期围下去的准备。

他急报胞兄曾国藩，说明金陵是座大城，兵力不足，要求增派兵力。岂知曾国藩难处更大：原定北路军主帅、安徽巡抚李续宜刚准备开赴金陵，忽接父丧凶信，由曾国藩准假，回老家奔丧去了。部将唐训方率部受阻于安徽寿州，不能南下。鲍超一军却被阻于安徽宁国，也是欲进无力。多隆阿刚启程几天，朝廷命他以钦差大臣名义率兵去陕西了。湘军水师因要修补战船，还要等待从广东运来大炮配备船上，也只好停泊于池州至铜陵一带的江面上。这样，曾国荃在金陵成了一支孤军，气得他在雨花台天天骂娘。就这样一直苦守、折腾了年把时间，到了李鸿章的淮军正准备攻无锡时，一场极其可怕的瘟疫却又突然在金陵城外蔓延。这犹如雪上加霜，给围攻金陵的曾国荃大营带来了巨大灾难。

瘟疫起源于金陵城外数不清的腐臭的尸体。刚发现的三天内，曾国荃所部就一下死去了三百余人。一个营帐里，只要有一人染上了，便会立即扩散开去。早上看这人好端端的，到晚上便僵卧不起、一命呜呼了。

曾国荃曾连夜派出十个兵勇抬尸出去挖坑掩埋，回来时清点人数，就这么一会少了五人。打着灯笼沿路去找时，丢失的五人又成为尸体了。又过了三天，军中因瘟疫死去达一千多人。

曾国荃急了，派人出去四处求医问药，把附近百把里范围内的药都买光了，也未能制止住瘟疫的蔓延。他只好又派人去安徽、湖北去求药。曾国藩在安庆也天天晚上跪在蒲垫上对天祷告，终也屁事不顶，兵勇们照样是一群一群地倒下了。

城中的太平军高兴坏了，想乘机把曾国荃的大营捣毁，大举派兵出城来攻。曾国荃不得不率病羸士卒拼命抵抗，弄得焦头烂额。

结果，还是这场瘟疫救了他的大营：城中太平军因为出城来战，也有人染上了瘟疫，吓得洪秀全立即下令：赶快封城，不能再与湘军接触！就这样，曾国荃才免遭了全军覆灭之痛。

正当曾国荃因太平军不敢出城而稍稍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贞字营统领曾贞干也染上瘟疫死去了。贞字营只好被合并到吉字营中。这噩耗传到安庆，曾国藩闻之悲伤万分，更担心曾国荃。曾国荃孤军驻扎雨花台，使曾国藩日夜放心不下。他让曾国荃暂时撤围，与鲍超的霆字营合兵一处。曾国荃已箭在弦上，此时岂肯一仗未打就撤围而去？他坚持在雨花台不动。

曾国藩深知胞弟的脾气，拿他无奈，只好写信给在家守制的李续宜，请他尽快结束守制，带兵南下。不料李续宜回乡以后病入膏肓，不能从命。曾国藩只有找李鸿章了，他要调程学启开字营两千人去雨花台。此时李鸿章正要对无锡发动总攻，不肯放人。李鸿章提出要吴长庆率新勇前去，帮助曾国荃渡过难关。曾国藩心想：开字营不放，吴长庆我也不要了，自己靠自己吧！

曾国藩实在放心不下，冒着被瘟疫传染的危险，从安庆乘上大船，亲自到金陵来了。他此来是要劝说胞弟从金陵暂时撤围，躲开这场灾难。如果劝说无效，则将自己那把王室祖传的宝剑赠于曾国荃，以示做他的坚强后盾，鼓励全军。

从安庆到金陵的长江水面上，多数关口依然被太平军占领着。曾国藩的大船到了离大胜关还有二十里的地方便停了下来，不敢再向前航行了。他改走陆路，由一顶绿呢大轿抬着。彭毓橘亲自率三百精兵前后护卫，平安抵达了金陵城南的雨花台。

曾国荃不知胞兄亲自来看自己，一见到曾国藩，激动得热泪滚滚。他对所有兵勇都严格规定，必须在见了大帅后，自觉与大帅保持一丈远的距离。他自己陪大帅骑马，巡视了金陵外围的湘军大营。曾国藩在巡视中发现，金陵果然墙高池深，竟有两道城墙，防守严密，单用大炮轰城，恐难以破城而入。

在曾国荃的老营里，屋里只剩下曾氏兄弟二人时，曾国藩劝道：“沅甫呀，你听我一句话：你现在是孤军深入，太危险了，还是先从雨花台撤下来，到安全地带驻扎。等北路军抵达江北，霆字营进入溧阳后，再与你三路合围金陵。”

“大哥，屯兵金陵城下，饮马秦淮河上，自从离开荷叶塘，自长沙出师时，您就立下了这个誓言，盼望已十年之久的这一天终于就在眼前了。我怎么能就这么撤围而去呢？”

“不撤也就算了，但金陵城里有七八万长毛，李秀成就在常州，说来就来。万一他们一合计，把你团团围住，你想突围都难了。军事上最忌的是呆兵，你二万人马一呆年把时间不动，是很危险的。这样，我来叫彭毓橘、刘连捷两支人马在你周围游动起来，作为你的外援，这样可能要好一点。”曾国藩说。

“沅甫呀，功要立，名要争。但自古以来成大事者，一半是人力，一半是天意。但目前天意不顺哩！”曾国藩说着，扳着手指计算道：“原定五路大军围攻金陵，突然有四路不能到达，这是天命不顺的第一点。还未到总攻时，军中发生瘟疫，已死了几千将士，这是其二。贞干突然染病去世，这是天命不顺的第三点。由这三点，你看你还孤军呆在这里，能打下金陵么？”

曾国荃道：“大哥，您平时说过：功可强成，名可强立，关键在于人的努力。尽管目前是有些困难，但金陵已被我围困得几乎弹尽粮绝了。要不是他们在长江水道上仍有些接济，早就可以发动总攻了。我已派人回湖南去招三万人马，这些兵勇一到，再加上原来的几路人马到位，拿下金陵指日可待。其实，即便其他四路人马不来，只要我新招的三万人马到了，共五万大军，我保证一举攻破金陵。我已派出一百多人打进金陵长毛内部了，刺探他们的情报，联络乡绅，拉拢收买长毛，目前已见效果。只要总攻开始，这些人就会成为我的内应。”

曾国藩闻此十分高兴，道：“这个点子很好，你已是越来越精

了。我相信你能独得此功。我马上再给你送一百门重炮，让李鸿章的炮局给你送三千颗炮弹。待瘟疫过去，就开始攻城吧！”说完，曾国藩令随从取来宝剑，递于曾国荃道：“这是一把古上传下来的王室宝剑，赠于你了，可作为攻克金陵的吉物。”

曾国荃接过宝剑，挂在腰间，神气了不少，道：“大哥放心吧，此剑必将由我以胜利者的身分带进金陵城！”

曾国藩回安庆后，派人四处购药，很快送到金陵雨花大营。接着，鲍超霆字营大军也来到金陵城下，驻扎在神策门至钟阜门一带。原定五路大军，除多隆阿已去陕西、李续宜仍滞留安徽外，其余三路都已到位。曾国荃新招三万人马也已编练成军。所有共计约七万人马统属曾国荃节制，水陆并进，已拿下东南八隘：中和桥、双桥门、七桥瓮、方山、土山、上万门、交桥门、秣陵关。瘟疫过去以后，湘军恢复了元气，又接连夺下淳化、解溪、龙都、湖熟、三岔五镇。金陵外八隘五镇攻下后，曾国荃转而洋洋得意了。

李鸿章人虽在江苏，对金陵的攻守情况给予了密切的关注。这日，李鹤章来到胞兄的签押房，道：“二哥，曾老九军中瘟疫已过，人马都已到位，金陵城彻底成为一座孤城了。听说城中粮草已断。看来曾老九此功非一人独占不可了！”

李鸿章道：“曾老九神气什么？我虽然未去金陵，但这功劳也理应在其中了。天下人谁不知道，长毛的主力一直都在江苏一带，不是我的淮军接连征战，消灭了他李秀成十万人马，他能攻下金陵吗？看来，总攻常州的战斗可以打响了！”

李鸿章淮军已在常州周围驻扎了一个月了，仍顿兵不动，让淮军上下百思不得其解。好不容易等到李鸿章同意攻城了，太平军这边好似有了一些新的变化。

李秀成丢了无锡之后，率两万逃出来的将士来救援常州。

此时的李秀成，完全失去了过去那种秋风扫落叶一般的威风。想当年，那才叫势如破竹呢！一路攻克了苏南和浙江广大地区。

这成就曾构筑了他如画的美景,使他长时间陷入美好的遐想之中。而今天再抵常州,早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,远远看见李鸿章大营彩旗招展,不禁对天长叹,感慨万千:几番风风雨雨,同伴的坚贞,又有许多人的背叛,洪秀全的猜忌和怒火,还有那些部将们的风言风语;自己多少次豪情在胸,而李鸿章获胜后的大笑,等等,都一页一页错乱不连贯地从他眼前闪过。

他又想起天京,洪秀全能否坚守下去?而自己期望经营江、浙的计划已成泡影。许许多多成败得失,恩恩怨怨,都粘着他李秀成一个人。在过去的成败得失中,有他几分果断,几分沉着,几分不屈的无畏。在那些恩恩怨怨中,也包含了他几分大度,几分诚意,几分疏忽和固执。对这些,他觉得自己看清了,又好像并不清楚。他忽然觉得自己的前途变成一片灰色蒙蒙了,太平军的前途也是一片灰色了。他,这个曾成功地指挥着千军万马的男子汉,在常州城外这片曾寄托着他无限梦想的土地上,泪珠断线似地掉下来。

他在心里反复说:“如今常州也难保了,我已经走到了事业的边缘了么?”他努力想抓住一点点有关过去的快乐的回忆,但是,刚要高兴、快乐时,就又立即变成伤心的黑暗了。

他想,如果再让他回到围攻上海时,最好回到安庆还没有失守时,他一定要十二分谨慎地使用自己曾经非凡的才智,要周详地计划好每一次战斗,决不能再让它草草地一闪而过了;决不能一天天走下坡路,一个个城池丢下去了!他会跟李鸿章好好比试比试。但现在的一切好像都完了,就如同做梦拾到一大堆黄金的人,没等到梦醒时,就已经胡乱地花光了,徒然留得的是梦醒以后的懊丧。

李鸿章的淮军就在眼前,这就像一根尖针刺入了他的脑壳,头骨盖痛得就像要爆炸了。就在这时,左右来向李秀成报告:“忠王,驻守常州的佐军主将姚敬臣乘夜间偷偷跑到李鸿章大营里去了!”

李秀成一惊。原来,这姚敬臣早就想投靠李鸿章了。但他的部下们的工作尚未做通。他在这之前已派一个心腹去淮军水师里

议降,但淮军水师不敢受降,叫他去陆路军大营里找李鸿章。故,乘一个黑夜,他溜出常州城找李鸿章去了。

天明时分,姚敬臣在李鸿章大营还没有回城,但北面却飞奔过来一支人马。远远看去,李秀成已辨认出来:这是章王林绍璋率队到来。两王一见面,李秀成才得知:这是洪秀全下令,叫他自句容率军来援常州。期限不过一周,定要返回金陵,并把李秀成及其所部人马全部带回,救援金陵。

李秀成紧锁了眉头:这哪里是派章王来救援常州?分明是叫章王来催我回天京罢了!李秀成对林绍璋道:“章王,既来之,则安之,先守常州吧!”

林绍璋一到,常州城太平军有了声势。次日,林绍璋就会同陈坤书及其兄治王陈志书等,一起去攻打北门外的仓桥。李鸿章命刘铭传在此驻守,仅打了小半天,刘铭传受伤了。淮军只好后撤。

刘铭传失利,李鹤章、郭松林、周盛波却攻占了常州南门外的德安桥。

林绍璋小胜淮军刘铭传,乘胜去攻李鸿章在奔牛镇的淮军大营。李鸿章令总兵唐殿魁、副将黄桂兰及太平军降将邵志纶在奔牛镇组织抵抗。奔牛镇是李鸿章攻军对付常州的一个大据点,林绍璋把奔牛镇围定,炮火猛轰,因军械落后,两天两夜攻不下来。李秀成得知,亲率自己的亲兵与李世贤所部合军,来援林绍璋。可是,李秀成还未到达奔牛镇,就受到郭松林淮军的猛烈阻击,完全拦住了太平军的去路。双方经过一场激战,李秀成、李世贤损兵折将,只好退回常州城。

这日,李鸿章令李鹤章对奔牛镇进行反包围。刘铭传带伤出战,与郭松林、腾嗣武各率一军,从外圈把林绍璋的太平军又围了起来。这样,外围和奔牛镇的淮军对林绍璋形成了夹攻之势,林绍璋大败,损失两千多将士。

对李鸿章来说,奔牛镇一战是淮军自进攻常州以来,歼敌最多

的一次。而淮军方面,天天都有伤亡,攻城开始不到三天,已阵亡了两千多兵勇,与太平军伤亡差不多。

李鸿章急了。他在签押房里臭骂前线兵勇,大发脾气。出乎他的意料之外,常州并不是一攻即破,而且越打越艰难。此后,李鸿章调动了四路人马同时总攻,激战一天一夜。常州城仍然为李秀成所占。

李鸿章对淮军的实力发生怀疑了。他的淮军可以独立攻下无锡,却打不下常州!他又一次想到了戈尔登的混合常胜军。眼下看起来,只有借助戈尔登的洋炮,才有可能尽快收复常州。但李鸿章想请戈尔登,难度却很大。苏州杀降一事,已闹得沸沸扬扬,两军关系已恶化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。戈尔登曾发誓永远不与李鸿章合作,李鸿章也曾表示永远不依靠戈尔登了。

李鸿章是能屈能伸的。只要他需要戈尔登,他马上可以向戈尔登低头。他请海关监督使英国人赫德去说情。这赫德在得了李鸿章的好处后,立即变得能言善辩起来,亲自登门,果然把戈尔登说通了。

戈尔登同意从昆山移兵常州。正要出发时,不料戈尔登的顶头上司柏郎不干了。英陆军司令柏郎早已对李鸿章有言在先:不与淮军合作,更不参加上海以外的战斗。

李鸿章也有自己的“绝招”:这混合常胜军虽然多由洋人组成,但也早有政府间的协定:此军归李鸿章协商派遣。如若拒绝合作,李鸿章有权中断对这支大军的粮饷供给,甚至有权宣布解散这支大军。

戈尔登之所以同意出兵常州,就是怕李鸿章最终拿出自己的“绝招”:把他的队伍解散了。那样的话,他便成了光杆司令。即便洋兵们还在,但断了兵饷,也会树倒猢猻散的。他已掌握到自己军中的一些情况:一些将士已纷纷在私下商量,要投靠李鸿章的淮军。戈尔登还有一点怕李鸿章,那就是:上海及苏州、昆山一带的